银吊坠

●章中林

屋外，春雨如丝，悄然无声地滑落，濡染出蓬勃的生气。屋内，一灯如豆，昏黄的光暖融融的，给人一种安然的祥和。

父亲脸色冷峻，一言不发，手支着桌子，沉思着。母亲坐在床边唉声叹气，数落着父亲的不是。

说父亲拿了老太太的银吊坠，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。父亲真要是个见财起意的人，怎么还会把她驮进医院，为她垫付医药费呢？

那天早晨，父亲急急忙忙地挑着一担菜去赶早市。经过一个村庄时，看到一位头发蓬乱、枯瘦如柴的老太太坐在路边，声音凄哀地向人求救。路上，来来往往的人不少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。父亲看到了，动了恻隐之心，就几步跑上前问她叫什么名字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老太太说，自己不小心崴了脚，痛得厉害，动不了了。父亲问老太太家里有什么人，他可以帮忙打电话，老太太说身边没人。这下，父亲犯了难——送老太太去医院，就会耽误自己卖菜；而丢下老太太不管，自己良心又过不去。最后，父亲撂下担子，背起老太太就往最近的医院赶。到了医院，老太太泪眼婆娑地说自己没带钱，父亲又帮她把住院费交了才赶回来卖菜。

说到老太太的银吊坠，父亲说他知道。他把老太太驮进病房的时候，她就一直抓着不放。老太太说，那是她女儿小时候的心爱之物。现在，女儿不在了，看到它就觉得女儿还在身边。那是一个锁形吊坠，上面有一只机灵的小老鼠。应该是她女儿的生肖，父亲说。

吊坠丢了，对一个失去女儿的老太太的打击可想而知——那是她女儿唯一的遗物。

父亲决定担下这个恶名，赔老太太一个银吊坠，可是母亲不同意，又不是我们弄丢的，更不是我们偷的，真的赔了，就算有一百张嘴也讲不清。父亲却坚持着，母亲还想反对，但是见父亲心意已决，她只得选择接受。

第二天，父亲到了医院，说自己不知道把吊坠丢在哪儿了，问老太太吊坠什么样。老太太把手机里的照片拿给父亲看。那是一个老式锁形吊坠，表面有些灰暗，老鼠是立着的。出了医院，父亲就找到银匠，想打个一模一样的吊坠。但是银匠左右推辞，不是说做工烦琐，就是说还要做旧，麻烦。最后，在父亲的再三请求之下，银匠终于松了口，但价格却奇高——八百元，还得在三天后拿货。父亲咬咬牙同意了。要知道，他卖菜一天才挣几十元。

拿到银吊坠的时候，老太太欢喜得像个孩子，把吊坠挂在胸前，不停地用手摩挲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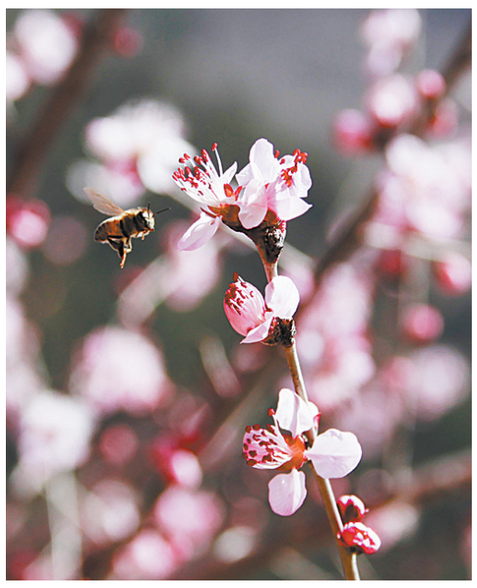
“看到老太太欢喜的样子，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母亲。能让她高兴，我受一点委屈算什么呢？”回到家，父亲是那么的开心，就连眼角的鱼尾纹都似乎熨平了。

一个星期之后，老太太的侄子来了。一进门就抓住父亲的手，第一句话就是“让你受委屈了”。

原来，父亲走后，老太太就发现吊坠不是自己的，她的吊坠背面还有女儿的姓名和出生年月。到病房后，她害怕吊坠丢，就塞进了棉衣夹层里，却因记忆力不济忘得一干二净。后来，侄子拿棉衣的时候，手无意中碰到了吊坠，才解开了这个谜。

桌上放着银吊坠和一张里面有两千元的银行卡。父亲把银吊坠收起来，把银行卡退给了老太太的侄子。“银吊坠我可以留着给我的孙女戴。钱你带回去，多给你姑姑买些吃的吧。老人家一个人过不容易，你们有时间多去看看。”

今天，这个银吊坠还挂在父亲房间的墙上，闪烁着纯洁银白的光。



聆听桃花

●李人庆

把脚伸进三月的河水，河水仿佛还停留在冬天，一股冰凉啃噬着趾尖，让人有点猝不及防。

抬头看看天，用目光抚摸那一缕白云，白云就悠然飘落在清澈的水面。河水清澈见底，河面铺满细碎的阳光，挤着蓝天、白云、绿树和山的倒影。

忽然，水面上有一瓣桃花漂来，接着又有一瓣、两瓣……河水瞬间变得色彩斑斓起来。

是哪位怀春的少女，抑或是顽皮的孩童，把春天洒在了河里？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桃花是从《诗经》里走出的女子，热情，奔放。她的登场，总能把春天激动得风情万千而又神采飞扬，春天的绝美也就被演绎到了极致。

鲁山下汤的万亩桃园坐落在林楼村、社楼村境内，山环水抱，绵延数里。桃园随地势高低起伏，错落有致，花开成海，蔚为壮观，小村也愈发显得恬静、灵秀了。

其实，下汤的桃花远近闻名也就是近十来年的事。曾几何时，这里一片荒山，光秃秃的山坡上长满蒿草，还有一簇一簇灌木，偶有几株山杏、几棵野桃点缀其间，会在每年开春迫不及待地绽放芳华，似乎是在召唤着什么。林楼村、社楼村勤劳善良的村民们不忍心看着朝夕相处、赖以生存的山坡就这么荒芜、颓废下去，也不甘心守着金山却常年受穷，就联合起来，用勤劳的双手和宽厚的肩膀搞开发，借助党的惠民政策广植桃树，这就有了被命名为“万亩桃园示范园区”的一处胜景。

层层梯田缠上山腰，树树桃木繁花似锦，昔日的荒山秃岭如今成了花果山，成了聚宝盆，不正应了总书记那句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吗？

“万亩”啊，听起来就让人震撼，让人浮想联翩，那该是数千亿朵、数万亿朵桃花密密匝匝装扮的花海！

此时，此刻，山上，山下，那些桃树或整齐列队，或三五成群，从山坳一直爬向山坡，漫上坡顶。她们或手拉手，枝叶相连，或隔山相望，在风中呢喃，肆意灵动，相伴成趣，像是珠串玉佩缀在山的衣襟，摇曳成一幅清新的图画，一道醉人的风景。

没有风的时候，这里是静谧的，但蜜蜂是春日里最明显的躁动，像是急不可耐地赴春天之约，为桃花充当歌者。在那横陈的枝丫上，在那凌空的枝头上，在那成簇成团的花朵上，蜜蜂往来穿梭，欢快舞蹈，为美丽优雅的花仙子伴奏，优美的音符就在风中跳跃着，翻过这座山，越过那道岭，在无边无际的花海里蔓延，浸染着春色。

徜徉花海，呼吸着沁心润肺的花香，我分明听到了桃花们的窃窃私语。因为在她们生命的历程里，有着太多值得言说的东西。

不是吗？十多年辛勤耕耘，十多年汗水浇灌，十多年的期待，十多年的生长，终于换来了硕果飘香，她们忘不了开发者垦地、挖坑、植树、浇水、除草、施肥……农人们脊梁上汗珠滚动的光芒直直地刺向太阳，也刺向了她们的内心。

桃花的生命是短暂的，不过十多天。漫长的冬季里，桃花们蕴藏在枝干里，扎根沃土，在寒风里积蓄力量，用无数的寂寞盼望着春风春雨；明媚的春光里，她们含苞绽放，伸展臂膀，舒展迎春的笑靥，为春天举行盛大的庆典。待到麦子金黄时节，桃子也就熟了。

恍惚中，我看到那些熟透的桃子，和桃花一样，娇羞，鲜嫩，红着脸，和碧绿的叶片耳鬓厮磨，即使无风，香气也能飘出老远。那个时候，大车小车停满了山下的公路、广场，各地商贾纷至沓来。也有自摘自卖的，就开着三轮、推着推车在大街小巷吆喝。如果有大娘或少妇提了一篮刚摘的、带着碧绿叶片的桃子蹲在街口，很快就围满了问价的顾客和讨价还价的声音，桃子香甜的气息瞬间就溢满了整座小城。

这个季节不长。很快，桃园就罢园了，整座山又一下子归于沉寂和平静，只留下满目的绿叶。假如你行走在这一片静寂的绿色之中，就会有泥土的味道夹杂着叶子和青草的气息扑来，真切地告诉你，你是踩在土地之上。

一位荷锄的农人走来了，在花树下除草。锄头的光芒和太阳的光芒相互交织，尘土的微粒和花粉的颗粒在空中氤氲成了一杯醇香的美酒。

一对年轻的情侣牵手走来了，在花枝间流连嬉戏。人面桃花相映，幸福得满脸绯红，山坡上洒满银铃般的笑声。

“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；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换酒钱。酒醒只在花前坐，酒醉还来花下眠；半醒半醉日复日，花落花开年复年……”

聆听花开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我听到她们温润细碎的声息不断，无异于天籁之音。灼灼万亩桃花，取一朵放在心上，与你共守三生三世，忆当年，谁种桃花……

孩子，我愿是你的电光石火

●秦湄堯

我在乡村小学教学，天不亮就从市区的租住屋往山上赶。披星戴月地出门，披星戴月地归来。当时新结识的男友研究生刚毕业，家在市区，去过几次我执教的小学。

荒凉的大山光秃秃，他看到了孤零零悬在半山腰的几间破旧校舍，也看到了屋里衣衫脏旧、脏手脏脸、拖着鼻涕的山里孩子。

我教孩子们美式发音，我是学校第一个英语专业本科生出身的教师，校长说，终于能听到像那么回事的英语了。

山里路途远，所以我上课的时候，时常会有脏脏的小脸出现在门口，用怯怯的眼睛张望着。

“研究生”看不得这些没有时间观念、被父母放养的孩子。他说，你的工作没有意义，你是在浪费青春。慢慢地，我开始怀疑，我的工作有价值吗？“研究生”说，他一年一项发明，几年一个项目，造福社会，体现价值。那些学生即便我教了，以后还是生活在大山里，或者出去打工。

和“研究生”在一起的日子里，我越来越没有自信，理想和信念也在动摇。

我承认，我的存在就是电光石火，充其量就是一缕光一点火，在这浩渺的世界里一闪而过。我是小草一样普通的人，我所做的事情不能对社会、国家有大贡献，自身发展也是一目了然。可是，因为这些它就没有意义了吗？

和“研究生”分手后，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。不是分手令我难过，而是交往一年多以来他的否定和抨击让我的忙碌无地自容。

荒山的夕阳坠入山谷，我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，雁叫着从窗外的天空飞过，巴掌大的天空是那么黯然，把我心上的光也都收走了。

我颓废地往外走，去赶山脚下的末班车。百无聊赖的末班车晃着，晃向万家灯火的城市。我随便翻开一本杂志，一个睡在地板上的小女孩吸引了我的视线，我久久地看着她睡去的模样。伊拉克，孤儿院里的小女孩在水泥地上画了一个“妈妈”，然后脱下鞋子小心翼翼地躺在“妈妈”的胸口睡着了。世界上还有这样可怜的孩子，我感叹着，心被拽进小女孩梦里，摇着，晃着。

我想起我的一个学生，书包裂着，露出一个大大的葡萄酒木盒子，那么长地杵在外面。第一次看到，我奇怪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他视若珍宝地说：“这是我的铅笔盒。”

第一次在班里开新年晚会，有个小女生追到办公室问我：“老师，什么是新年晚会？”

车继续晃着，我的黯然，我的心伤，也晕开在车窗外的灯火通明里。

是啊，宇宙万物间，历史长河里，人的存在犹如电光石火，白驹过隙，平凡平淡。但是，只要世上还有睡在地上“妈妈”怀抱里的女孩，还有用不起铅笔盒和不知道新年晚会是什么的孩子，我的工作就有意义，我的付出就有价值。

城市的灯光那么多那么明亮，山上的电光那么弱那么微暗。只要能驱走一点点黑，带来一点点光，照亮孩子的眼，照亮孩子的心，我想，我愿意把青春奉献给这些孩子，我愿意倾其一生去“浪费”。

孩子，我是你的电光石火。付出青春，付出岁月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多年后，你们或许因此而燃，展翅飞翔，或许静默如云，脚步不曾改变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春花烂漫映峡江 新华社发（王罡 摄）

春草如诗

●郭华悦

春天的草，曾一度是我的死敌。

用死敌来形容那会儿的草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开春了，农人们扛上闲了一冬的锄头，开始耕耘新的希望。可与希望一同到来的，还有野草的烦扰。

那田里头，一棵又一棵的野草破土而出，有叫得出名字的，但更多的是叫不出名的草儿。形态各异，掺杂其间，虽不多，但一眼望过去，那冒出来的浅绿之下似乎有着蓬勃的生命力，在酝酿着更多野草的破土而出。

每逢这时，心里头总不禁暗暗叹气。大人们在前头松土播种，孩子们则负责将那些野草一一除掉。大半天下来，休养了一冬的身躯腰酸腿疼。坐在地上歇息的时候，心里头总想着，若是这世界没有了野草，该有多美好！

可如今，人生走到了中年，却开始明白了野草的美好。

这些年来，生活好了，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一起远去的，还有野草。钢筋水泥的都市中，似乎连野草都成了奢侈品。可就在这样的时候，却不禁怀念起那曾经困扰着我年少时光的乡间野草。

那次回乡，脚步姗姗，我来到了山野间。还是那片山野，多少年了，这里似乎都没什么变化。春风吹来，野草片片，我溜达着，累了，就坐在柔软的草地上。看着脚下、身边，还有四周无处不在的野草，心中油然而生一股亲切感。那种在春风的抚摸下，悄然钻出泥土绽放生命力的顽强，令我动容。

这种感觉，是年少时的自己所没有的。

但一刹那，我却似有所悟。年少时有着大把的青春，肆意挥霍。于是，对于野草的新生并无特别的感触。可一路走来，年至不惑，身边有多少同龄人千方百计想抓住青春的尾巴，却在残酷的时光中最终化为徒劳。

此时，再看看脚下那一抹浅浅的绿，一种羡慕之情油然而生。

人到中年，更明白生命的不易、青春的可贵。春天的草，是一道风景，也是一种心愿。掐一棵草，立于鼻尖，轻轻闻着，生命的气息，令人迷醉。

阳春面

●叶剑秀

惊蛰过后，春风就把春天送来了，无意间想起阳春面。

阳春的词意很明澈，有温暖的春天、太平盛世之意，也有德政典范、父母的恩情之喻。用阳春来为面定义，含几分清雅和爽朗，想来也是必有说辞的。

阳春面汤清味鲜，清淡爽口，不知何故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特色小吃，江南苏浙沪台人常以此为豪。究其缘由，大抵与清朝乾隆皇帝南下巡查有些关联。相传当年乾隆皇帝南巡到淮安，在一个面摊坐下来，要了一碗面条，吃后顿觉清爽，兴致大发，随口说道：“淮安是漕运要地，每年上交朝廷税赋颇多，贡献较大，现在正是阳春三月，这个面就叫阳春面吧。”身旁随从赶紧叫人拿来笔墨纸砚，请乾隆御笔赐名阳春面。自此，阳春面的美名便享誉江南。

传说毕竟不太牢靠。想那江南鱼米之乡，传统饮食习惯当然以稻米为主，以面扬名分明是借了皇帝的威名，抢了北方人以面为食的风头，无论怎么说那面也难以算上地道。

翻开历史典籍的另一页，隐约可见阳春面的身世。秦始皇统一历法后，以夏历的十月为正月，又称小阳春，喜吃面的北方人，民间早有阳春面的说法了。

中原人吃阳春面是有讲究的。古时民间，开春以后，田里农活忙起来。家里的男人们纷纷扛起农具，拉起牲口，耕耙农田，开垦荒坡，播撒种子，一家人的生计全靠男人们的一身力气和技巧了。在土里刨食的饥荒年代，家里的女人深谙男人对家意味着什么，就把深藏缸底的白面扒拉出来，用尽心劲去捯饬面团。那时用肉类作辅料是遥不可及的奢望，所以一定要在面上下足功夫，做得筋道鲜美。男人们吃了柔韧光滑的面，神清气爽，阳刚精壮。一旁暗自喜悦的女人们，仿佛看到了来年家境的殷实与希望。

这便是阳春面的最初版本。

时光流转，阳春面也在岁月的光阴里到处流传。

北方与南方，阳春面的亮点都在“光”上，但做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。北方的阳春面要反复揉搓，软硬适度，直到弄出质感来，做出的面线条粗放，遒劲筋道，煮熟捞起，坚韧挺拔，咀嚼耐久。而南方则更看重一碗汤，对面不太讲究，只求口感利索，味道爽口。在配料上，因南北贫富的不均和习惯口味的差异，北方的阳春面只放些小白菜、青菜，技巧在猪油炝锅的环节，须用本地的小香葱和生姜大蒜，火候恰到好处，哧啦一声泼上去，美味就出来了。而南方则多用豆芽、肉臊，同样把猪油炝葱花看得重，以保障汤味的醇厚悠长。

如今，千百年的世事沧桑，濡染着人间的风物人情，阳春面也演绎着精彩的嬗变。无论北方和南方，阳春面注入了新的元素，鸡蛋、香肠、胡椒味精、猪排牛肉、羊肠鸡杂，纷纷加盟到阳春面的锅里碗里，使原本简朴清淡的阳春面味香四溢，华丽转身，成为中华同祖的美味佳肴，备受世人青睐，绵延大江南北，飘红城市乡村。

阳春面说白了就是清汤白面，简简单单，清清白白，无形中造就了北方人为人做事直爽侠义的性情。尤其中原人，视面为精神依托，坊间有“出门面条，回家饺子”的民谣。新年伊始，男人们出门远行，无论做官还是经营生意，必做一碗面送行，意为与家的牵扯像盘绕绵长的阳春面，丝丝相连。男人们望着饱含深情厚谊的青葱白面，眼睛瞬间就见了湿润，气吞山河一样吃了这碗面，仿佛就激越了中原汉子的博大情怀，掩面藏起别离感伤，对家的铭记和牵念便刻在了心上。为了一份魂牵梦绕的思念，也为了家人的殷殷希冀，心无旁骛，勤勉自律，待年终岁尾，携带着发迹和出息返乡，期待一碗团圆饺子。

因此阳春面也叫思乡面。

阳春面是儿时的启蒙记忆，也是故乡的纯正味道。一碗阳春面，透着一份清香，一份醇鲜，透着一份矜持的怀旧，一份悠远的追思。无论身在何处，无论落魄坦途，只要拥有一碗暖胃暖心的阳春面，爱就在胸腔里留存，心就永远有家的温暖。

忽然想起网剧《灵魂摆渡》里的台词：一把细面，半碗高汤，一杯清水，五钱猪油，一勺桥头老陈家的酱油，烫上两棵挺括脆爽的小白菜。简约的几句话，诉说着阳春面的行世经往，恍若背后还隐藏着一段婉约凄美的感人故事。